

楊逵逝世 30 周年紀念特輯



那天，一起種下玫瑰

▲ 楊建（中央穿藍衣者）與潘文忠副市長（右二）帶領藝文界人士一起種玫瑰紀念楊逵。



▲知名音樂人朱約信現場演唱〈鵝媽媽出嫁〉，向楊達致敬。

再唱一首〈鵝媽媽出嫁〉

文 / 邱建順 圖 / 邱建順、陳俊宏

1985年的3月12日，楊達告別了這片他所深愛的土地，距今已有30年。這位試圖用文字導正被扭曲歷史的社會運動先驅，一生積極追求自由，不向體制的脅迫妥協，作品〈壓不扁的玫瑰花〉象徵的是一個時代對於公理的追尋，一種強韌不屈服的精神。

楊達辭世30年的紀念日，東海大學操場旁的一隅，楊達往日晨跑的所在，闢出一片繁茂玫瑰的花園，名為楊達紀念花園。3月8日，齊聚來自各界的追憶與致敬，以詩歌或朗誦，種下旺盛生命力的玫瑰花，描繪不同時期的楊達輪廓，一同尋回屬於你我的楊達記憶。

2015年3月8日，為向這位臺灣文學與社會運動的先驅者致敬與追思，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特別與東海大學暨東大附中合作，在東海大學校區內規劃楊達紀念花園，舉辦「楊達逝世30周年紀念活動」。

他用生命耕耘土地，而土地拯救了他的生命。

紀念活動在音樂創作人朱約信的演唱中揭開序幕，自彈自唱〈鵝媽媽出嫁〉、〈玫瑰〉2首脫胎自楊達小說、散文作品的歌曲，除勾勒出楊達文學作品

粗略的輪廓，也讓與會的民眾重溫楊達文學作品中的溫暖力量。另外陳明章、邱晨也演唱楊達的相關作品。

楊達之子楊建憶及父親與土地的羈絆說：「父親在30歲左右時曾罹患肺結核，病情甚至嚴重到咳血，之後聽從賴和醫師的建議，多與土地親近接觸，情況才有了轉機，直至父親離世前肺結核的症狀都不曾再復發」。無論是1941年的首陽農園、1946年的一陽農園，還是後來1962年的東海花園，一生與土地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，他用生命灌溉了這片土地，而這片土地也回饋了他健康的人生。

對那年東海花園裡的楊達難以忘懷的，還有臺中市政府文化局長王志誠，回憶年輕時徬徨在創作之路住在東海花園工寮，與楊達為伍，並獲得他的鼓勵和支持。這段經歷成為他日後堅定自信書寫的重要依憑與養分。

春天或會被延遲，但玫瑰無法被壓扁。

1976年，楊達於綠島撰寫的〈壓不扁的玫瑰花〉（改題前為〈春光關不住〉），被收錄於國民中學的國文課本中，他也因此成為第1位作品被收錄於政府編審教科書中的臺籍作家，對青年學子產生無遠弗屆的影響。紀念活動中，惠文高中、曉明女中的同學，朗誦楊達的詩作〈愚公移山〉，表達一個世代對於另一個世代致敬與推崇。

〈壓不扁的玫瑰花〉可說是楊達的代表作，玫瑰花成為搜尋楊達的重要關鍵字，也是還原楊達時的重要意象之一。紀念活動也舉行以種植玫瑰花表達傳承與追思的儀式，地點選在楊達生前每日都會慢跑5,000公尺的東海大學操場旁，在楊建的帶領下，包括副市長潘文忠、文化局長王志誠、東海大學校長湯銘哲、東大附中校長鍾興能、楊達孫女楊翠、更有廖玉蕙、向陽、方梓、林瑞明、鍾逸人、廖振富、吳櫻、邱貴芬、蔡淇華、黃惠禎、吳惠珍等知名藝文界人士，一同種下對於楊達的思念。

楊達因民主自由寫下的〈和平宣言〉，卻換來他生命中數十載的動盪不安，備受壓迫的是那支理想作墨水的筆，但他絲毫不曾退卻一步。紀念活動的主持

人，同時也是楊達的孫女楊翠，提到祖父一生對信念的執著和堅持，而受到的迫害與剝奪，下了這樣的註解：「春天或許會被延遲，但不會被壓扁的是那玫瑰」。

楊達逝世30周年的音樂演唱會後，現場還準備了楊達著名的「野菜宴」，其由來是楊達在2次大戰的終戰當年，在無米及糖、鹽、油都要配給的環境下，以在院子內外採摘野菜煮成粥宴請朋友，其後傳為佳話。讓參與民眾體驗楊達當年在貧窮物資下，充滿人情溫暖的「美味」。楊達所標誌著臺灣人爭取公理正義的靈魂，仍盛開在這塊屬於你我的土地上。

▼在大地上寫下動人詩作的楊達



▲來自惠文、曉明高中的女同學現場朗誦楊達的詩作。



▲參與民眾體驗楊達當年在貧窮物資下，充滿人情溫暖的「野菜宴」。



▼楊達（左2）與家人於臺中公園合影：長子楊資崩（左1）、妻子葉陶（右2）、（右1）次子楊建。

在火燒島相處 15 天

專訪楊達之子楊建

文 / 邱建順 圖片提供 / 楊建

「建：是的，只要不致窮到不能保持健康，或者因自卑感而心灰意冷，窮是不必畏懼。我們的窮不是因為無能，偷懶，也不是浪費，其實是可以心安理得的。」

—楊達《綠島家書》

父親，在彼端遙遠的孤島。

1951 年的楊達被移監至火燒島，展開長達 10 年與家人相隔的孤寂幽遠歲月，直至 1961 年刑滿返臺，在東海大肚山購地闢建花園才與妻子兒女團圓。對當年楊達被捕時才 13 歲的次子楊建而言，成長過程中父親的形象與身影，是既模糊又清楚的。

模糊的是日常中的噓寒問暖，清晰的則是父子 2 次於綠島的會面。

「其實，當年為了去找父親楊達，我甚至參加了救國團蘭嶼探險隊的活動，只因其中一站安排了綠島的行程，但最後卻又因故取消，所以錯失了第一次至綠島探望的機會。」楊建回想這段

長途跋涉至綠島探監父親的記憶，仍鮮明得如昨日發生之事。

「第一次去綠島探望父親，已經是 1953 年的事情了。」在綠島探監期間，住宿在楊達平日勞動的簡陋工寮中，彼時的綠島像是高燒般令人徹夜難眠，但短暫 15 天的相處，他試圖在與父親的每一句交談，還原分散在受限 300 字的書信中父親的關愛與期盼。

若說楊建兩次赴綠島探望楊達的過程，是他們彼此在對方生命中刻鑿出最深刻印痕的時刻亦不為過，同時這也是楊建日後回溯有關父親種種的關鍵性羈絆。1959 年，楊建第二次踏上綠島探望父親楊達，距離第一次也相隔 6 年之久，而這段時間只能依靠來自海外孤島的家書，用目光



◀ 四代同堂全家福

在字裡行間灑下對父親難以排解的思念情感。

我的翅膀離得那麼遠，無法將你們抱在懷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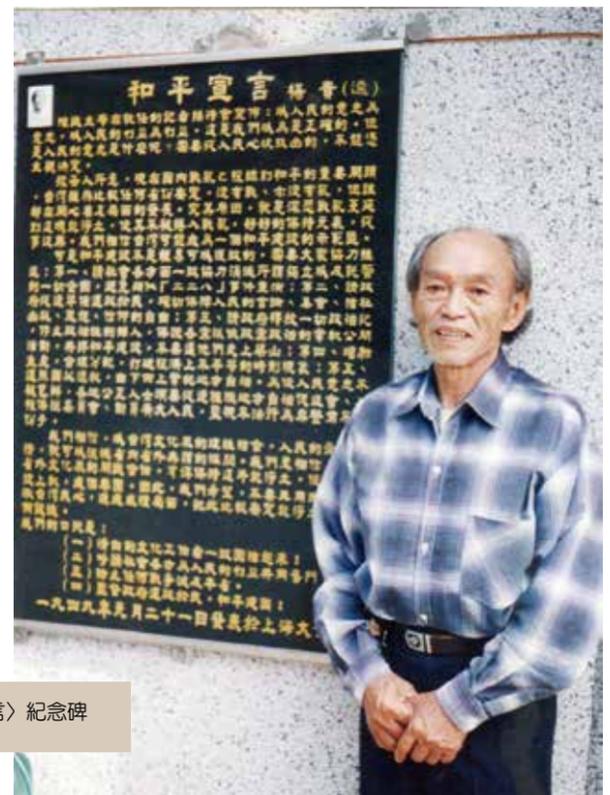
在社會風氣仍封閉的時代，政治犯的家屬必須承受現實社會的壓力，無論是有形抑或無形。楊達的「寧鳴而死，不默而生」，觸碰執政者敏感的政治禁忌，日治時期一共被抓 10 次，服刑 45 天；國民政府時期則被判刑 2 次，服刑長達 12 年 3 個月，生命中的最青春與菁華遭到禁錮失去自由，同時他的家人都在人生中的某個環節與片段被迫失去了些什麼。

楊建因楊達之子的身分，在社會上受到許多不平等之對待，像是 1962 年退伍後，欲返回服役單位聯勤 26 兵工廠（高雄硫酸亞公司前身）續簽志願役軍官，但該單位未提出明確理由即駁回楊建欲返營的申請，楊建只能於高雄另覓工作；另一次的經驗，則是楊建至私立學校應徵電機科老師，但又再次因為「家世背景」為由，而遭到婉拒。

受到父親楊達影響有多少？楊建不僅沒有與文學創作為伍，反而對文學感到恐懼，所以選擇了另一條相對的路。楊建表示，「楊達因為一篇 600 字的〈和平宣言〉，卻要遭遇牢獄之災，被迫與家人

分離長達 12 年之久的時間，為避免重蹈父親的覆轍，在當年聯考選填志願時，我毅然決然選填了甲組，即是今日的理工科系。」

楊建表示，楊達在臺灣新文學運動、抗日社會運動的投入，在過去政府的體制下是一個不安的因子、負面的教材；但經物換星移，時間的發酵，楊達的貢獻早已備受後人的推崇與肯定。身為楊達之子，他有義務也有責任，成為時間鴻溝上聯結楊達與現代社會的橋樑，翻譯與詮釋那些他父親用生活、用文字，曾在這塊土地寫下的精彩詩篇。



▶ 楊建與楊達墓旁的〈和平宣言〉紀念碑

靈魂縈迴在大肚山

楊逵與東海花園



▲ 作者楊翠與祖父楊逵合影

1970年代，城郊大肚山上的東海花園，上演了一場風雲湧動的歷史行動劇，八方風雨，在這片石礫層紅土地上，燦麗開花。

老作家的禁錮與沉寂

1949年，「和平宣言案」成為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第一波政治案件，楊逵因為一篇600多字的〈和平宣言〉，呼籲國民黨政府釋放二二八政治犯、還政於民、落實地方自治、實踐分配正義，換來一紙「全世界最高稿費」的兌換券，入獄12年，進入他人生的第三個階段。

第一個階段在日治時期，楊逵在臺中城市，積極奔走於街頭，參與社會運動與文化運動，並且埋首書房，創作一部部文學作品。1945年，二戰結束，國府來臺，楊逵進入生命的第二階段，跨越語言的障礙，只是政權轉換之初的陣痛，「祖國」的實感與想像之間的落差，「祖國」的威權體制與統治不良，才是釀成歷史風暴的根由。臺灣人脫出殖民體制之後，奮力實踐當家做主的理想，卻因國民黨的橫暴而受挫，楊逵剛脫離異族黑掌，就身陷祖國牢籠，他人生的第三階段，被發配遠方離島，禁錮12載。

即使是以政治犯的身份，在火燒島的禁錮日月中，楊逵也未曾停止文學創作；然而，1961年刑滿出獄，昔日筆力健朗的文學園丁，永不放棄希望的文學鬥士，回返臺灣暗黑島嶼，政治犯的印記，有如

致命胎記，楊逵所寄出的文稿，逐一被退返，幾乎完全失去發聲的舞臺。

文學夢斷，楊逵守在城市邊郊，種植耕耘，等候節氣。1961年出獄，1962年，楊逵即返回臺中，在大肚山上貸款購買一塊近一甲的山坡地，經營東海花園。永遠不曾放棄希望，即使處於人生最暗黑的低谷，也不曾失落夢想的楊逵，守著貧瘠紅土，開始織造另一個夢願。

昔日鬥士 等候節氣

大肚山丘陵緩坡，其實是石礫層貧地，只宜甘蔗蕃薯，楊逵說要種花，不僅勉強，簡直是幻想。然而，肥地價貴，楊逵買不起，夢想無價，不能販售，卻宜守候，他決定釘根在這塊貧土，蟄伏等待開花的節氣。

1962年，一家人來到這座山，光是清理石頭就

花了好幾個月，沒水沒電花朵長不出來，但這些打擊不了楊逵，他在沿著溝圳的小徑旁，種上一棵榕樹，幾株香蕉，幾棵芭樂，做為家園生活空間的標記，斜坡的入口處，種上一棵鳳凰樹，南方家園的燦麗顏色，在中臺灣落地生根。

那一年秋天，花園紅土地上開始冒出點點青翠，我出生了，阿公為我取名為翠。小女孩與老人一起守著荒山貧土，東海花園於是成為我的母鄉。阿公親手砌造的竹管厝，灰瓦屋宇，稻草竹片，糊上在地的紅土，房舍與土地融成一體，那是等候節氣者的堅心決志。

童年記憶中的東海花園，是一片自由敞闊的樂園。天氣晴朗時，阿公都在花園裡勞動，貧土難耕，收成不易，阿公用力踩踏土地揮鋤，我則沾染滿身紅土玩耍，以天地為遊戲場所，樹頭花叢，山溝池

▼ 那年的鄧伯藤下，楊逵的訪客絡繹不絕。



文／楊翠
圖片提供／楊建

塘，到處嬉耍。竹管厝簡陋狹仄，然而，陽光穿透縈繞，鄧伯藤穿瓦而入，花串與蜜蜂一起飛翔，仰頭就是一場舞蹈展演。春夏夜裡，螢火蟲也到屋裡造訪，燈一關，就是另一個世界：落雨時，颯颯風時，滿屋風雨，年幼不知窮苦，只覺風聲雨聲，都是生活的樂趣。

阿公白天勞動，黃昏收工，飯後閱讀，有時讀著日文書籍，有時閱看英文書報，有時攤開印有「東海花園」的稿紙，書寫詩文，有時打盹入睡，這是他的日常生活，我以為尋常人家的阿公都是如此。

臺灣的青春期 老作家逢春重生

記憶中，小學5年級之前，東海花園的生活就是如此，一片靜寂，祖孫兩人，還有一隻母狗もり，相互依靠，生活簡單樸素，我從來不曾想過，這樣的世界會有什麼改變。然而，時序進入1970年代，東海花園卻彷彿逢春重生，一切都熱鬧起來。

70年代，歷經漫長的政治禁錮，臺灣社會開始解凍破冰，保釣運動所掀起的民主化風潮，走向兩條思想路徑，一條持續著中華民族主義敘事，另一條則落實到本土的現實關懷與政治反思。與此同時，臺灣島嶼長期被刻意抹除的過往，也逐漸從歷史塵土中浮現，日治時期臺灣社會運動與新文學運動的熱潮，重新被認識，楊達也隨之在歷史中復位。

1973年前後，東海花園老園丁變身為本土作家、農民運動者、抗日運動者、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……，如此多重身分，對正值青春少女，才剛開始認識這塊土地的我而言，楊達從尋常阿公，變成一則臺灣歷史的寓言。

1970年代的東海花園，八方風雨，繁熱非常。我記得當時，每日都有文學界朋友前來，比楊達稍晚世代的葉石濤、鍾肇政、陳干武、李喬……，更年輕世代的陳映真、黃春明、蔣勳、李昂、宋澤萊、洪醒夫、林梵、王拓、曾心儀……，社運界、民主運動界，日日都擠滿花園，還有更年輕的世代，初

入大學或中學的學子，帶著猶仍青澀的臉容前來。

那幾年，花園很熱鬧，老人很歡喜，長年的禁閉打開，他的臉上總是堆滿笑意，在東海花園經年如春的鄧伯藤下，他從鐵箱裡搬出一本本紙頁泛黃的書籍，一疊疊字跡斑駁的手稿，展示著他們那個年代的青春演義，文化協會的全島串連，農民組合的意氣風發，臺灣新文學運動的風潮湧動……。

所有這些故事，我隔著薄薄的竹片稻草土壁，「聽壁腳」，一一聽見收納。在那個臺灣文史在教育體制內全面被抹除的時代裡，「壁腳」成為另類的歷史教育場域，這些聽來的故事，積累成一帙異端的史冊，成為我的啟蒙之書。

甦醒的年代中 一處最甦醒的地點

中後期，臺灣社會民氣處在沸騰前夕，老作家心志昂揚，彷彿重返年少。我特別記得幾件事。

1976年，楊達的小說〈春光關不住〉改題〈壓不扁的玫瑰花〉，選入國中課本，一時之間，許多中學老師帶著中學生來拜訪作家，東海花園彼時，擠滿更年輕的學子，一向耐於寂寞的楊達，也換上一張終日璀璨的笑顏。

1977年，他受東海大學附設的懷恩中學之邀，到課堂上講述〈壓不扁的玫瑰花〉，在那個課本作家率皆古人與「國定偉人」的時代，滿室青春的眼睛，凝望著一個活跳跳的課本作家現身。彼時，我正是那個班級的學子，坐在教室靠窗的位置，聆聽花園老人的講說，那滿身紅土揮汗耕種的阿公，如今站在講壇，頭髮已經花白稀疏，遠非昔日青春，然而，在他講述之間，那一篇〈壓不扁的玫瑰花〉的課文，恍如逆轉時光的通關密語，阿公眼睛裡閃動青春光色，一如年少當時。

另一個事件，是1977、1978年的「鄉土文學論」。這個事件不僅在文學界掀起巨大波瀾，也是觀察臺灣民主化運動發展的重要風向球，論戰中，



▲ 楊達〈壓不扁的玫瑰花〉被列入國中教材，受邀前往懷恩中學（現之東大附中）課堂講解。

官方與親官方作家「狼來了」的指控，分離主義、毛匪同路人等罪名的羅織，在文壇刮起惡意的風暴，東海花園也是風聲雨聲，然而，這反而激發楊達的意志，他更深地涉入新時代的民主化運動，甚至擔任「美麗島雜誌社」顧問。

因此，東海花園的風聲雨聲，在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、1980年的軍法大審判與林宅血案中，更加顯得風雲詭譎，大逮捕風聲鶴唳，身為「美麗島雜誌社」顧問，楊達也處身被監看、甚至冒著可能被逮捕的風險。1960年代安安靜靜，1970年代中期以前青春豐茂的東海花園，在民主化運動正熾的70年代末期，氣氛有點昂奮，也有點詭譎，昔日的運動青年，似乎又燃起熱能，那些青春紀事，躍動魂體，彷彿又都回到老人身上。

向陽的靈魂 恆常駐守城市

如此這般，1970年代臺灣社會躍動的時代語境，全都鐫寫銘刻在大肚山紅土坡上，在甦醒的年代裡，東海花園成為一處最甦醒的地點。

然而，進入80年代之後，東海花園倏然劃下歷史句點。1981年，阿公因哮喘而病倒，我也離鄉就讀大學，他乏人照顧，被迫離開，此後4年，他輾轉住過次子所居的大甲、長子所居的大溪、朋友所居的鶯歌，最後仍然回到臺中城市。花園荒蕪，雜草蔓生，楊達選擇居住離花園車程10分鐘的幼女家中，現在新光三越左近巷子裡，等待有朝一日能夠重返東海花園，繼續營造文化村的夢景。

然而，夢想還未成就，楊達就已離世。1985年3月12日，春日清晨空氣最潔淨的時辰，吞吐了一生80載的風風雨雨，楊達安靜走離人間，榮枯已成定數，寵辱也就由人。

然而，他永遠向陽的靈魂，仍然縈迴在大肚山紅土坡上，俯看著整座臺中城市，鄧伯藤經年如春，紫色花串永恆垂曳，老人微笑看著，他交到我們手中那一塊磚，何時能夠化為文化城的滿城光色，溫潤如玉。

壓不扁的玫瑰花

楊逵的社會運動與文學活動

文 / 黃惠禎 圖片提供 / 楊建

1906年生於臺南新化的楊逵，1924年從臺南州立第二中學校（今臺南一中）輟學，遠渡日本內地求取新知。負笈東京期間，由於閱讀馬克思的《資本論》，參加工人考察團赴各地實地考察，加以半工半讀中時常挨餓，實際體驗到無產階級的悲慘生活，從此信奉了社會主義。

書寫親身經歷 小說就是歷史的縮影

1927年9月楊逵返臺加入農民組合與文化協會的行列，帶領臺灣人對抗日本殖民體制。在日本當局對臺灣的社會運動大彈壓，所有運動均無法開展之後，楊逵將改革社會的理念寄託於文學創作，1934年10月以〈送報伙〉成為第一位在日本中央文壇得獎的臺灣作家。

〈送報伙〉以楊逵在東京工讀時的親身經歷，以及返臺後領導農民運動的實地見聞為藍本，描寫臺灣青年楊君由於日本殖民政府扶植製糖會社，對農地進行巧取豪奪而家破人亡，乃隻身前往東京求發展。在失業人口眾多的經濟不景氣年代，好不容易找到送報伙的工作，卻遭到老闆的壓榨與欺騙，並以推銷報紙不力的藉口開除，連求職時繳交的保證金都被沒收。故事結尾，楊君目睹送報伙們以團結罷工為契機，促使派報所老闆改善工作待遇之後，毅然步上返鄉之路，藉此表達臺灣人聯結全世界被壓迫階級進行反抗，可以掙脫殖民統治與資本主義雙重壓迫的不幸命運。這也是楊逵為了追求臺灣人的解放，奉行終生的信念。

文藝家跨地域合作 積極獎掖提携後進

1934年5月6日，臺灣全島文藝家跨地域性大團結，在臺中成立「臺灣文藝聯盟」，11月機關誌《臺灣文藝》創刊。以〈送報伙〉成功進入東京文壇而聲名大噪的楊逵，應邀擔任《臺灣文藝》日文版的編輯，遂從暫居的高雄遷往彰化，1935年定居臺中。4月21日，臺灣中部發生強烈地震，傷亡慘重。楊逵前進北屯、豐原、內埔、神岡、清水等地了解災情，並與妻子葉陶一同加入《臺中新報》的救援隊，還將勸察慰問的過程發表於東京文壇，向日本本土揭發殖民政府統治之不公，與救災物資配給不公的負面作為。

年底因與《臺灣文藝》理念不合，楊逵退出另創《臺灣新文學》雜誌，以此連結「臺灣新文學之父」賴和為中心的彰化地區漢文作家、吳新榮等鹽分地帶詩人，以及東京左翼文壇知名的日本與朝鮮籍作家，推動臺灣新文學運動持續前行。除此之外，《臺灣新文學》積極獎勵文學新秀，戰後以長篇小說《亞細亞的孤兒》馳名的吳濁流即由此崛起。

局勢丕變 隱居耕讀待復出

1937年6月《臺灣新文學》在漢文欄廢止，以及經費困難等原因下出版最後一期。為讓臺灣的創作有機會發表，楊逵火速前往東京尋求支援。惜因七七事變爆發，日本政府更加緊對於言論的箝制而失敗。回臺後的楊逵染患肺病，又為了積欠米店的款項被告上法院，山窮水盡之際，意外獲得日本警察入田春彥的雪中送炭而清償債款，並用餘款開闢「首陽農園」，以伯夷、叔齊餓死首陽山的典故，表明不與日



▲ 楊逵（右坐者）與入田春彥（中坐者），1937年。

本侵略者合作的堅定立場。1938年5月，一向支持臺灣文學的入田春彥因思想問題，被遣送回日本前夕於住處自殺。頓失知友的楊逵悲痛逾恆，面對世局的驟變隱居耕讀。

1941年12月珍珠港事變之後，為因應戰局的變化，日本全力動員文藝家為戰爭國策宣傳，臺灣作家連不說話的自由都已失去。1941年復出文壇的楊逵，在政治干預文學的艱難環境中，遇到無法拒絕被動員寫作時或虛應故事，或設法暗喻批判之意，例如〈鵝媽媽出嫁〉就揭發了日本帝國主義「大東亞共存共榮」的虛偽謊言。除了1944年6月在當局壓迫之下，不得不公開宣布卸下「首陽農園」的招牌，楊逵始終不為統治階級的威脅利誘所動。

身體力行 用行動實踐信念

1945年8月15日戰爭結束，楊逵在自家農園

掛上「一陽農園」的招牌，慶祝「一陽來復」（光復），熱烈迎接新時代的到來。在殖民統治已失去正當性，中國政府接收前的政治空窗期，楊逵組織「新生活促進隊」，負責清掃臺中市的垃圾，並維持街道的秩序；又發行《一陽週報》，宣揚三民主義，並提供各界討論建設戰後新臺灣之用。1946年楊逵婉拒新竹縣政府的官位，撰文紀念入祀桃園忠烈祠的抗日先烈，復參與領導「臺灣革命先烈遺族救援委員會」，為對抗日本殖民政府的志士們進行平反，並救濟生活陷入困境的先烈遺族。另外，楊逵曾應邀擔任臺中《和平日報》「新文學」欄的編輯，策畫中日文對照版《中國文藝叢書》，又與大陸來臺作家合編《文化交流》雜誌，積極重建臺灣的文學與文化。

目睹陳儀政府一連串貪污舞弊、官商勾結的亂象之後，戰爭結束滿一周年之際，失望的楊逵發表〈為此一年哭〉，抒發「打碎了舊枷鎖，才有了新鐵鍊」

懷念的臺灣靈魂

文 / 康原 圖片提供 / 楊建

2015年初，爲了編選一本散文集，在自家3樓書房翻閱作家作品，望著牆上一幅〈壓不扁的玫瑰花〉的版畫，畫面楊逵頭像置中，左邊有夫人葉陶站立的圖像，右邊是一朵玫瑰花，使我又對這位前輩作家產生了懷念。這幅珍貴的版畫是旅美文學家（畫家）洪素麗1985年的作品，已經陪了我度過30個年頭，伴著我在孤獨的夜空下創作，每次仰首見到這幅作品，就讓我想起這位曾「用鋤頭把詩寫在大地上」的前輩詩人，想起他一生的坎坎坷坷生命歷程，以及他爲臺灣奮鬥不懈的精神。

春光盛開在大肚山麓

1970年以後，我在彰化高工服務，認識詩人林亨泰、小說家賴賢穎、吳慶堂等前輩作家，並常與中部作家吳晟、林雙不、潘榮禮、廖永來、洪醒夫、宋澤萊、李勤岸小聚，在一起時除談文論藝外，關心臺灣的時事，閱讀當時的黨外雜誌，偷偷的讀著左翼作家的作品，從史明的《臺灣人四百年史》書中，了解臺灣人的命運，以及長期被殖民的悲痛。



◀ 楊逵（右1）攝於日本，1924至1927年間。

的悲憤。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，忍無可忍的楊逵夫婦攜手下鄉，為「二七部隊」開拓兵源，希望以武裝抗暴促成當局的政治改革與臺灣自治的實現。大陸來的政府軍上岸後，楊逵夫婦逃亡於臺中、彰化一帶，4月間被捕。因魏道明出任臺灣省政府主席，政策轉變，非軍人者改以司法審判，原在槍斃名單中的楊逵夫婦改處以監禁105天。

不屈不撓的書寫 延續本土文學血脈

二二八事件後恐怖的清鄉行動中，臺灣菁英或被投獄或慘遭殺戮，幾乎無人倖免，日治時期成名作家在政治壓力與語言轉換的雙重困境下紛紛封筆，大陸來臺作家順勢主導臺灣文學的發展。8月出獄後楊逵依舊不屈不撓，不僅繼續事件前《中國文藝叢書》的發行，並推動臺灣文學重建論爭，促成蕭條沉寂的臺灣文壇逐漸復甦，成為戰後初期最重要的臺籍作家。另亦擔任臺中《臺灣力行報》「新文藝」副刊的主編，編輯出版《臺灣文學叢刊》。尤其指導原臺中一中學生為骨幹的「銀鈴會」，提攜包含這個文學社團在內的青年作家，臺灣本地的文學血脈乃得以延續。

由於〈送報伙〉中文譯本在大陸上的風行，戰後由大陸來臺的知識分子紛紛前往臺中拜會楊逵，並展開合作與交流。1949年初楊逵與外省籍文友共組文化界聯誼會，希望藉此弭平二二八事件以來不同省籍間的歧見，並由楊逵起草〈和平宣言〉，呼籲政府防止國共內戰蔓延到臺灣來，釋放政治犯，實施地方自治，建設臺灣成為三民主義的模範區。1949年4月6日當局對全島異議人士的大逮捕行動中，楊逵再度入獄。短短600多字的〈和平宣言〉成為唯一的罪證，軍法審判後，刑期長達12年，文學生涯面臨前所未有的重挫。1951年移監綠島之後，瘦弱的楊逵以參加5,000公尺長跑與300公尺長泳比賽鍛鍊體魄，等待著重回社會，建設臺灣成為民主、自由、均富理想世界的那一天。



▶ 楊逵主編《一陽週報》第九號封面



▲ 文壇後進來訪，拿著《鵝媽媽出嫁》向楊達索取簽名。

在那個年代裡，楊達又重現文壇，媒體報導他居住在大肚山上的一處茅屋中，開墾他的東海花園，我與中部的文友們，偶而會跑到「東海花園」去聆聽他如何參與日治時期的農民運動，或談戰後因寫一篇短短的文章〈和平宣言〉，被關入火燒島，寫著他的《綠島家書》的種種事情。在綠島他曾寫了一篇〈春光關不住〉散文，後來這篇文章改名為〈壓不扁的玫瑰花〉，透過他囚禁在綠島時，看到被壓在石頭下的玫瑰花，卻沒有被毀壞，以玫瑰花自喻沒有被擊倒而創作出來的文章，因此以〈壓不扁的玫瑰花〉讚頌他。

當年我們去拜訪楊達的時候，與他住在花園小屋的是小孫女楊翠。這位小女生大大的雙眼，常望著我們這些陌生人，如今這位小女孩已經長大成人，並做為文學院的一個教授，最近還出版了一本《壓不扁的玫瑰：一個母親的 318 事件簿》，可以說從楊達《壓不扁的玫瑰花》到楊翠的《壓不扁的玫瑰：一個母親的 318 事件簿》，寫出了多少臺灣人的心

情，從楊達到楊翠直到魏揚，這一個家族三代，充滿著為公理正義而奮鬥的臺灣精神，彰顯了賴和「勇士當為義鬥爭」的真諦，真是壓不扁的玫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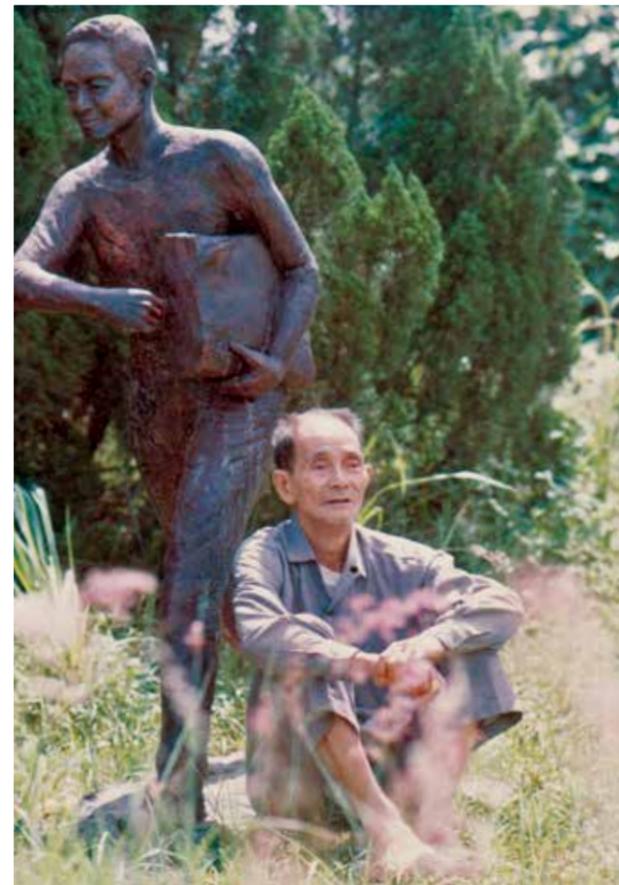
文字療癒受傷挫敗的靈魂

1946年5月楊達擔任《和平日報》文學版編輯，並於1947年1月與中國大陸作家合作發行《文化交流》雜誌，因二二八事件僅出一期。3月，臺北三省堂刊行其日文小說《鵝媽媽出嫁》。5月，楊達陸續發表〈文學重建之前提〉、〈臺灣新文學停頓之檢討〉……等文於《和平日報》來強調文學重建的重要，可見他對文學的重視。

1949年楊達在《上海公報》發表〈和平宣言〉，建議國民黨政府釋放二二八事件逮捕的民眾，主張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共問題，觸怒當時臺灣省主席陳誠，因此遭受軍法判刑12年移送綠島。楊達自嘲說：「我領過世上最高的稿費，寫一篇數百字的文章，可吃十餘年免錢的飯。」記得1985年3月12日楊達逝世時，作家潘榮禮撰寫一付對聯悼念：上聯寫著「送

報夫屢寫抗日文學拘留10次40天飽受異族欺凌」，下聯寫著「老園丁一篇和平宣言綠島十二年享受祖國溫馨」，對於如此慘酷對待自己同胞的國民黨政權，真是一大的諷刺，讓人看出這個外來政權的殘酷。

2001年由臺南國家文學館出版了《楊達全集》14冊，這位跨越日治時期與戰後時期的臺灣文學家及政治運動家，創作文類包括劇本、相聲腳本、小說、詩、童話及詞曲創作，充分表現其文化內涵的深厚，作品中充滿著臺灣人的靈魂悸動，前國家文學館館長李瑞騰曾說：「楊達通過他的社會實踐，創造了一種近代知識分子的硬漢典範；而其文字文本則是透露出疼惜大地及其子民的柔軟之心，我讀〈送報伙〉的感受即是如此。」



▲ 楊達於東海花園內與「送報伙」雕像合影

懷念無可取代的硬漢典範

寫完這篇懷念楊達的文章，我當要呼籲我們的政府，這樣一位偉大的作家，國家該為他建造一個紀念館，或做一個楊達文學公園，讓我們的子孫永遠能記住這位偉大的作家，使他的精神能永續在土地上生根，筆者以一首〈玫瑰花—獻予作家楊達〉表達敬意。

玫瑰花

—獻予作家楊達

彼蕊 石頭誓無死的
野玫瑰 開恹
大肚山坪 真嬌
玫瑰花 玫瑰花
汝的名字叫楊貴

有十二年的時間
浸佇 火燒島的海底
寫著 予厝內的批
懷念 家中的大細
想著 臺灣人的問題

嚙吧啞的槍聲合血跡
彼場 恐怖的惡夢
二林蔗農事件 予人心驚驚
汝向 臺灣人的喝聲
開出 抵抗的玫瑰花

小 啓

《文化臺中》特刊號 P49 左下方照片應為王派仁攝影 / P72 上方照片圖說文字臺中一中校長姓名應為陳木柱 / 夾頁特刊 P2 譯稿校潤者頭銜應為專案建築師。
對於上述誤植，謹向讀者與當事人致上誠摯歉意。